

從數學小說觀點讀《純粹的孤獨》

洪萬生

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

書名：純粹的孤獨（The Proof of Love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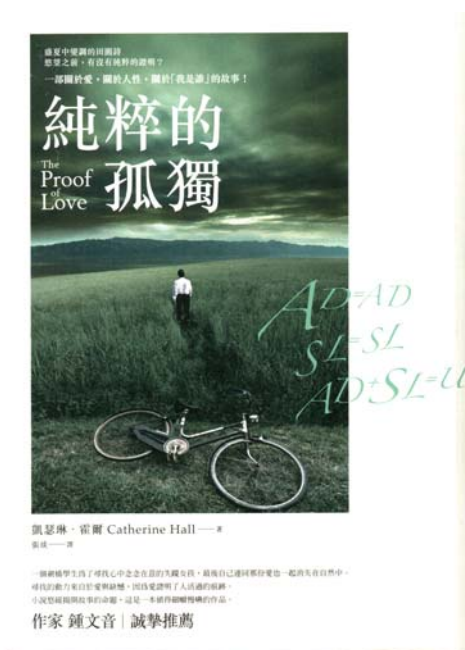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凱瑟琳·霍爾（Catherine Hall）

譯者：張琰

出版社：馬可孛羅出版社，台北市

出版資料：301 頁，平裝

出版年：2012 年



一、前言

這本小說的最後一頁（頁 301）「虛構」了一則刊登於《泰晤士報》的訃聞：

維多·透納，數學家，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生於蘇瑞郡戈達明市，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卒於坎布瑞亞。

維多·透納是其世代最富天分的數學家之一，他受到啟發的研究在數理邏輯領域中引發了重大發展。……

身為自行車迷的透納，今年暑假在湖區度過，以史賓賽·李妥的化名擔任農場工人。他在參與搜尋一名失蹤女孩的行動時，不幸溺斃於一座舊鐵礦中。……

從上述最後這一段敘事，我們可以猜測本書男主角的原型，應該是英國數學邏輯大師亞倫·圖靈（Alan Turing, 1912-1954）。據說，他在 1931 年劍橋大學的開學

第一天，剛好碰上倫敦大停電，於是，他騎了九十公里的自行車抵達劍橋校園。另一方面，本書男主角是一位同志，也符合了圖靈的性向。

不過，圖靈的數學或邏輯研究，當然不是本書的重點。編輯提醒我們說：「這是一個關於愛，關於人性，關於『我是誰』的故事。」也因此，本書或許才得以在 2012 年倫敦藝術獎最佳書籍決選入圍。

儘管如此，本書卻值得、同時也必須從數學作為一種文學比喻切入，或許才可望欣賞作者簡單樸實、但卻細緻入微的文學書寫。誠如 Steve Davis 為《衛報》撰寫的本書書評指出：本「小說緊扣『證明』這個概念，將數學裡之於真理『純粹、不受污染』的證明，對比塵世間的種種不穩定和不明確。」事實上，從本書一開始所引述的羅素觀點，這種「純粹性」就已經呼之欲出了：

數學，正確看來，具有的不只是真，更有至高的美 — 是一種冰冷而樸實的美，就像是雕刻的美一般，不須訴諸我們較柔弱的天性，沒有繪畫或音樂那些華美的虛飾，卻是絕頂的純粹，而能夠有一種只有最偉大的藝術才能展現的嚴峻的完美。（引自羅素，《數學與邏輯及其他散文》）

二、小說內容簡介

為了方便解說，我們將本小說內容簡介如下。本小說共有 21 章，此外，還有序曲與終曲。後者主要是利用《泰晤士報》的訃聞欄，揭露主角史賓塞·李妥的真實身份。至於前者，則是「複製」第 21 章的最後三個（小）段，敘述主角來不及搶救愛麗絲，而溺斃於因夏季豪雨積水的舊鐵礦坑中。

史賓塞·李妥是一位劍橋大學數學研究員，由於同志傾向與研究成果缺乏突破性進展，而在 1976 年夏天騎著自行車，長途跋涉北走英格蘭湖區，隨意找到一處農場，以作粗工換取食宿，暫時在與世隔絕的鄉下農家棲身。

在農家，史賓塞與農場主人小女孩愛麗絲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。不過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在愛麗絲窺知史賓塞與同村男孩發展同志愛後，大受打擊，又由於她父親冷嘲熱諷她的芭蕾舞演出後，離家出走而在一個山洞中凍死。最後，史賓塞也在找尋愛麗絲時，意外溺死。

本小說故事中重要的轉折，先有第 7 章的史賓塞從農地大火蔓延的山洞上面，救出愛麗絲與她的愛犬影子，而獲得農場主人一家人的信任與感激，以及社區居民（含教會牧師）的義行傳頌。接著，在第 8 章邂逅喜愛跑步的金髮同志愛德蒙·魯威吉。然後，當他在第 12 章與來此露營的嬉皮交談之後，開始感覺「不確定自己是誰，身在何處時」，愛德蒙再度現身，前來農場幫忙剪羊毛。最後，

他們的同志愛當然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。而這，也引起愛麗絲的吃味，因為原來她已經成為史賓塞無話不談的好朋友，卻因為愛德蒙的介入，而感覺遭受冷落。這兩種愛要如何證明，顯然是作者必須解開的難題！還有，他也必須在夏天結束之前完成一個被交付的數學證明，否則他就無法成為劍橋院士，從而無法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了。最後，由於愛麗絲的失蹤，而社區所有人都懷疑他涉嫌時，他也必須證明他自己的清白。

三、數學比喻與小說情節

這本小說故事情節十分簡單，作者運用單純有力的筆觸，描寫蘇格蘭湖區十分艱苦的農場生活，充分顯示了優異的文學創作素養。不過，更特別的書寫，則是以數學作為比喻，用以刻畫男主角的心境與行為模式。

現在，就讓我們按頁碼順序，引述本書提及數學之相關情節。首先，史賓塞回憶他在劍橋時，激起他感情漣漪的一位男學生：

他們談起巴哈提到各自最喜歡的樂曲而發現有共同處，他們也都很喜歡巴哈的音樂中那些隱藏的形式。

「我——我猜是音符契合的方式，」史賓塞緩緩說道，對方認可的點頭使他受到鼓勵，「他重新定義了規則，並且進入到未曾有過的境界。由於太合乎邏輯、太完美，使得它似乎是必然的，但是它仍然很驚人，也仍然很優美。」

道別後他繼續坐在房裡一段時間，滿心歡喜。他在數學和音樂中找到的孤單的慰藉，如今被完全不同的東西取代了。他並不習慣這類的交談。數學向來既是他的同伴也是他的避風港。他寧可選擇數學也不要友情，他滿意於固守著自己的世界，而且相信討論他的工作對於他的工作並無助益。（頁 45-46）

其實，在本書中，除了類似上述這種史賓塞的回憶或他自己與其內心對話的情節之外，數學知識活動大都在他與愛麗絲的對話中呈現。譬如，有一次愛麗絲問史賓塞在想甚麼事情，對話如下：

「你在想什麼事情？」

「數學。數字。」

「你怎麼想數字？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是說，你在腦子裡看到什麼？」（頁 60）

……

「不能說是我看到數字……」他思索最好的說明方式。「比較像是——我感覺到它們。」

「感覺到它們？怎麼感覺？」

「其實我也不知道。它們就只是 — 呃，我猜，就在我心裡，我不用非得看之間關係的後果。」

「做什麼樣的事？」

「呃，就是把它們放在一起，我想。它們單獨的時候沒有那麼精彩，是你把它們放在一起以後所做的事才精彩。主要是那些東西要怎麼樣相連、他們之間關係的後果。」

「後 — 果是什麼？」她這個詞唸得並不流暢。

「噢 — 那是一件事因為別的事情發生而發生了，一件事引發另一件事發生。」(頁 61)

面對著愛麗絲無法理解邏輯必然性的疑惑表情，史賓塞就用文字組成故事來進行比喻：

「呃，就像你在書上寫字。如果你只是把很多字母胡亂寫在一起，那沒有什麼意思，對吧？可是如果你開始把它們湊成字或是句子你就可以說出一個故事了。那麼她就很有趣了。而有些故事是你可以用數字說的。」

「什麼樣的故事？」

「這個嘛，它們通常是以一個我想要解的問題開始的。」

她抬頭看他，咧嘴一笑。「你想要找答案！我也喜歡找出答案。」

「差不多。大部分時間是要寫一個叫作『證明』的東西。就像比方說你在寫一個人的故事，你會說她住在哪裡、她長什麼樣子、她遇到其他人以後會發生什麼事，而這些訊息顯現出她的一些事情，也顯現出這個世界的一些事情。你會慢慢堆積出一件大事發生在她身上。而這就會讓你的讀者看到這個世界的一些新的面向，或是看到女主角的一些你最先沒有發現的事。我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。我寫的事數字的事，以及數字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，而想辦法用別人可以明白的方式說明那代表什麼意思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你寫對了呢？」

他想了一下。「我會感覺到。突然間這說得通了，而且各個地方都能符合。那也許是非常複雜的東西，但是那也很明顯。那看起來是無可避免的。」

「什麼是無可避免的？」

「就是你看不出事情會有別的結果。」

「那然後呢？然後你要怎麼辦呢？」

「呃，沒怎麼辦，說實在的。」他承認。

「那你為什麼要做呢？」

「因為 — 」他停頓了片刻，想要想出該怎麼解釋。「我猜我認為這很美。」(頁 61-62)

顯然，數學的美是史賓塞熱愛數學研究的主要動機！而這種美的無爭議性，乃是因為它的純粹性。請看史賓塞的進一步說明：

「像一個故事那麼美麗，或許，當你挑了正確的字眼去說故事的時候。」他思索了一會兒。「其實呢，這也不完全對。這是有一點不同的，我想。如果你看了一個故事，你覺得它真的很好，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它很好，但是這並不表示你的看法對的。其他人也許不喜歡，他們可以跟你爭論，說你是錯的。但是數學的話，你可以證明有樣東西是對的，而之後沒有人可以說因為這世界變了，所以你說的就不再是對的了。他們也許不喜歡你說的方式，可是如果你的證明是對的，他們就沒有辦法改變它的真確。這是很純粹的——是不會被污染的。也許這是最好的說法。」(頁 62-63)

史賓塞跟愛麗絲說到「我知道的最美麗、最完美的等式」時，也指出：

有點像一幅畫，可以這麼說。我猜你可以說是一幅數學的畫。當你說起數學的東西時，你用符號表示意思。你可以用一個字母代表某件事或一組事，再用符號把它們連在一起。當你用一連串字母和符號的組合，代表某件重要的事情的時候，那是非常美麗的。就好像有好幾百種想法，那些花了你好幾個小時去思考的想法，全都被放在一起，成為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。(頁 134-135)

顯然，史賓塞企圖說明數學的「以簡馭繁」進路，來說明等式所呈現的美感！

另一方面，數學也是史賓塞維持鎮定的一種工具。譬如說，在本書第 7 章當他衝入火場救出愛麗絲時，強迫自己專心數斐波那契數列，讓「心思從高溫中轉移」。這樣的橋段經常為數學小說家所運用，譬如，在《深夜小狗神秘習題》中，患有自閉症的小男孩，也在需要面對強大壓力時，背誦斐波那契數列。

四、評論

在本小說中，作者安排了一位女人——坎布瑞亞郡的桃樂西·魏金森——作為旁觀者，她將主角史賓塞·李妥帶出場，最後，也經由她看到《泰晤士報》的訃聞版，而將主角帶出場，而終結了這一個悲劇故事。

這位實質上的「陌生人」對於史賓塞或維多的平淡敘事，顯然加深了這位數學家主角的悲劇性。相對於史賓塞的數學世界而言，這個湖區小村莊是完全毫不相干的另一個世界，作者安排愛麗絲的天真好奇心，來引出史賓塞的「抽象」數學思維，似乎相當可以呼應她自己的柏拉圖主義「敘事」觀點。

因此，史賓塞一直被要求或期待的「證明」(記住：本書英文書名為 **The Proof of Love**) -- 也是本小說的主要情節 (**plots**)，也必須超越十分辛苦的農事勞動之現實世界，才可望完成。當然，其代價就是他與愛麗絲一起淹死在廢棄的舊鐵礦坑中，而從這個現實世界消失。

在史賓塞最後的幾個月的日子裡，他必須提出四種完全不同的證明，來回應他對數學的奉獻、對愛麗絲的關心、對男同志的愛情，以及對於被懷疑涉及愛麗絲失蹤案的澄清。這些事件構成了史賓塞的短暫一生，作者則藉以為我們訴說一個極端淒美的數學愛情故事。